

日中言語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从言语功能角度比较分析——

张 筱 平

Abstract

日本人が中国語で中国人と交際するとき、往々にして中国語と日本語の間の、言語そのものの正確さを重視するあまり、言語の奥に隠れている日中両国語それぞれの文化が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及ぼす働きを見落としがちである。本稿では「あいさつ」「感謝」「おわび」「拒絶」「賞賛」の5つの言語機能の面から日中の文化的差異について比較分析を試みる。

1. 「打招呼（あいさつ）」

日本語の「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と比較すると、中国語の「您好」「您好」などの挨拶語が使われる範囲は小さい。語の意味の深い部分が表す人間関係の親密度が高くなればなるほど、「你好」「您好」が使用される可能性は低くなり、逆に親密度が低いほど、使用される可能性は高くなる。さらに、人と人との空間的、時間的な隔たりもまた使用する上での重要な前提であり、お互いの空間的距離が大きいほど、時間的隔たりが長いほど、「你好」「您好」が使用される可能性は高くなる。このほか、「吃（食事）」のことを聞くのもまた、中国人が常用する挨拶の方式である。この方式には条件による制限があり、さらにお互いの関係も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さらに、直接、相手の呼称で呼びかけるのも中国人がよく使う挨拶の方式である。主に世代が下の者から上の者に、部下から上司に、年少者から年長者に対して使われるのが、使うときには、自発的に使うよう気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る。そうでなければ、失礼に当たる場合がある。

2. 「致謝（謝意を表す）」

中国語と日本語の謝意を表すことばは、その使用頻度と場合の上で大きな違いがある。まず、他人から恩恵を受けたとき、中国人はその場ですぐに「非常感謝」「太謝謝了」などのことばを言うのが普通で、そのあとさらに繰り返して言う必要はない。ところが、日本人はそうではなくて、事後に感謝のことばを繰り返すことを重視し、世話になった人に返礼する1つの基本的な言語的規則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次に、日本では、他人から称賛されたとき、称賛されたことが何であろうと、先ず相手にひとこと感謝の意を表さねばならない。これは最低限の礼儀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ではそれとは異なり、具体的な場合は具体的に取り扱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例えば、女性が容貌を男性から直接称賛されたとき、やはり謙譲のこと

ばでお礼の意を表すことが多く、感謝の方式でお礼の意を表す場合は比較的少ない。その他の称賛に対しても、中国人の最初の反応はかくの如くである。このほか、中国人は他人に気をつかってもらったり、厚意をうけたりしたとき先ずお礼のことばで謝意を示す。この点では日本と同じである。しかしこの時にお礼のことばの意味が指す方向が比較的単一で、相手の厚意を受けたという意味は表していない。さらにもう1点、日本ではサービスを受ける側と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側との間では、一般的に提供する側がサービスを受ける側にお礼を言うが、中国は逆である。

3. 「致歉（おわびを表す）」

日本人が実際の生活の中で使用頻度をもっとも高い語彙はおそらくおわびのことばであろう。比較してみると、中国ではおわびのことばの使用頻度はずっと低い。日中両国のおわびのことばは、言語そのものから見ると、1体1に対応させることができ、理解することも決して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しかし、両国語間で、おわびのことばの思考方式と、使用する場合には大きな違いがある。日本人についてみると、自分が原因で相手に迷惑を感じさせただけでも、おわび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る。ところが中国人についてみれば、自分の間違いで相手に迷惑をかけてはじめておわび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る。勿論、自分に何の非もない状況で、中国人もおわびのことばを使うことがある。もっとも典型的なのは役所において手続きをするときである。その他、中国人はおわびのことばを使うのでも、それが「上対下（例えば上司対部下）」であれば、日本人に比べてかなり慎重になる。なぜならこれは「面子（メンツ）」をなくすことだからである。さらに、日本人は往々にして非常に強い連帯責任の意識をもっており、職場などである1人がミスを犯したとしたら、その他の構成員も全員で外に対しておわびをする。中国人の連帯責任に対する意識の程度は往々にして人間関係の親密度と相関している。血縁関係のある間柄であれば、連帯責任の意識は比較的強く、仕事の上での関係ならば、連帯責任の意識は比較的弱い。

4. 「拒絶…拒絶する」

日本人も中国人も単純明快に直接的に「NO（ノー）」を意味する拒絶の言い回しで拒絶の意を表現することをあまり好まない。日本人は往々にして迂回方式を採り、先ず相手の申し出に対して十分な肯定的態度を示し、そのあと、ことばの最後で軽くやわらかめに転換し、ときにはさらに拒絶の原因を説明することもあるが、相手自身にことばの中に含まれる拒絶の意味を悟らせるのである。中国人にもよく似た拒絶の方式があり、「委婉（婉曲）」と呼ばれている。日本の迂回方式と中国の婉曲方式はいずれも拒絶の言辞を明確に使用せず、拒絶の中にも話し手、聞き手双方に融通の余地を残している。しかし、心理面から分析してみると、日本人は凡そそのような拒絶方式に遇ったとしたら、話者は比較的礼儀を重んじているのだと感じ、快く拒絶をうけ入れる。ところが、中国人はそうではなくて、関係の程度が密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また場合が正式なもの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この種の拒絶方式を好まない。とくに中国の現在の若者は大多数が、フォーマルではない場合では比較的直接的ではっきりした拒絶表現を好み、拒絶の言辞を含まない拒絶表現は率直さ、誠実さに欠け、使いすぎるとわざとらしさを生じ、双方の感情的距離を拡げると考えている。その他、中国人は拒絶の言辞を直接的に使用することが、失礼に当たるとは限ら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その鍵となる要素はおわびのことばを使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ある。もし、おわびのことばを使った上にさらに「拒絶の原因」あるいは「快く受け入れる（楽於接受）」「受け入れる条件（接受条件）」などの意味成分を付け加えれば、礼儀にかなった拒絶になるのである。日本にもまたこのような礼儀にかなった拒絶がある。しかし、比較してみると、中国人のように広くは使用していない。

5. 「称赞…称赞する」

日本人と中国人はいずれも他人を誉めることを好む。しかし、称赞の内容、範囲、目的、程度は些か異なるところがある。(内容)日本人は個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の問題は非常に重視し、相手の個人的なプライバシーに関することを称赞することに対しては一般的にとっても慎重である。中国人の理解に照らしてみれば、個人の生活の問題はひとつの品格、道徳、思想、観念などに関わっており、社会生活の各面に影響を及ぼす。よって、中国では職場や地域社会で、全く個人の生活に関することを公に称赞すること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ある。

(範囲)日本人はふつう家族以外の社会の構成員を誉めることを好み、家族の構成員に対しては滅多に称赞しない。中国人は家族の構成員に対して称赞する情況は多い。しかし中国人は自分の家族の一員を誉めることは、ふつう言いふらすことを好まない。

(目的)日本人が他人を称赞するとき、多くの場合礼儀からである。中国人が他人を称赞するとき、主に自分が主体で、自分がどう思ったのかを表現しているのである。地位の高い者が地位の低い者を称赞する場合、多くは激励の心理から出ており、そこにはその他の者に称赞されたひとの長所を学ぶよう鼓舞する目的が明らかに含まれている。

(程度)日本人の称赞の程度は外国人には誇張しすぎていると感じられる。一方、中国人の称赞の程度は、比較してみると日本より低い。中国人は称赞の程度にたいへん気をつかう。もし程度が高すぎると、称赞した側の誠意が疑いの目で見られるのである。

初步掌握了现代汉语的日本人在用汉语和中国人交际时都要借助翻译手段来进行，在这种交际过程中，往往更注重汉语和日语之间语言本体的正确性，而容易忽略隐含在语言深处的日中文化对交际产生的作用。

国际上许多人类学家在划定文化价值系统时，一般将欧美文化称之为“西方文化”，将亚洲，特别是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即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称之为“东方文化”。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文化，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两国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相似相近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文化没有差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差异也像“西方文化”背景成员和“东方文化”背景成员交际一样，会给交际双方带来麻烦甚至冲突。因此，特别值得注意。

那么日本人在使用汉语和中国人交际时应该注意哪些日中文化差异问题呢？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一篇文章很难探讨清楚。这里，我们仅从部分言语功能的角度作一番比较分析。

1. 打招呼

生活中，和熟人相见免不了要打招呼。学过汉语的日本人都知道，“你好”或“您好”是中国最流行的招呼用语。日语中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和「こんばんは」等，用汉语表示，都可以用“你好”或“您好”来概括。使用“你好”或“您好”打招呼，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使用者的范围也不大，一般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之间流行。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再加上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使用者的范围才逐渐广泛起来。但是，即使这样，和日语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

和「こんばんは」比较起来，范围还是要小得多。比如，每天都要见面的家庭成员或同住在一个房间里的朋友等，假设是日本人，早上醒来都要问候一声「おはよう」，这很正常。要是中国人呢？丈夫早上睁开眼，对妻子来一声“你好”，妻子一定会感到很生分，很奇怪。可见，汉语中的“你好”“您好”的语义深处所表明的人际关系是有一定距离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距离当然主要是指血缘和感情关系的亲密度，亲密度越高，使用“你好”“您好”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长度也是人们选择使用“你好”“您好”招呼用语的前提，相距的空间跨度越大，分别的时间越长，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如同屋好友，平时每天都在一起，见面根本用不着说“你好”。可是一旦各自回家，一两个月没见面，再次相见很可能是相互握手问候“你好”。

此外，初学汉语的日本人一般都会从老师或课本上了解到，问“吃”也是中国人常用的打招呼方式。如：“吃了吗？”“没吃哪？”等等。日语中，没有用问“吃”打招呼的习惯，因而，在日语环境中，中国人用问“吃”来打招呼常常会让不熟悉中国习惯的日本人感到困惑不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问“吃”的方式打招呼，许多著作和文章都作了介绍，本文就不再赘述了。总之一句话，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用问“吃”来打招呼显得非常贴近生活，而且实际，自然，亲切，很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不过，中国人以问“吃”来打招呼，并不是没有条件限制。前两年，有一个叫“大山”的加拿大青年，他以个人的切身体验和人说了一段相声，其中有一个外国人不分场合地使用问“吃”法和人打招呼的情节，逗得听众无不捧腹大笑。杨德峰先生在《汉语与文化交际》一书中，谈到问“吃”式的招呼用语使用的条件时，提出了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吃饭的前后时间才能使用”；二是“非正式场合才能使用”。并且指出“即使在某些非正式场合，像在厕所，洗手间，附近等”也是不能使用的”。除了这两个条件之外，细察起来不难发现，使用这样的招呼语，还应该考虑与对方的关系，一般来讲，应当是比较熟悉的亲族，朋友，同事等。对方如果是自己的上司，而且与自己的地位差距比较大，又不是很亲密，自然不应贸然使用。还有一点也应该注意，在一般情况下，听话人面对问“吃”招呼语时，回答“吃了”和“没吃呢”都无关紧要，问话人也不会深究。但是，在吃饭前这一段时间，如果是在餐厅里，或是在问话人去餐厅的路上，或是在问话人的家里，面对问“吃”的问题，听话人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打招呼了，而要通过环境，语气语调，神情态度等来迅速判断问话人是否有邀请一起用餐的“言外之意”。如果问话人有诚意请客，听话人也愿意应邀，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吃呢”。如果不想和问话人进餐，或是不想给问话人添麻烦，就会说出没吃饭或者不能现在吃饭的种种理由，有时甚至会善意地撒个小谎，回答说“吃过了”。

另外，直呼对方的称谓也是中国人常用的打招呼方式。主要用于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年幼者对年长者，表示对长辈，上级和年长者的尊敬，是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和等级观念的反映。这种打招呼方式使用范围比较广泛，使用时必须注意主动性，也就是说，使用者要抢先张口，否则便有程度不同的失礼之嫌。比如，无论什么时候，在中国校园里，一般老师和学生遇到了一位姓王的校长，只要朝校长微笑着点一下头，叫一声“王校长”就可以了，说不说“您好”无

关紧要，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声称谓中已经包含了“您好”的含义了。可是，在日本则不同。比如，一般老师和学生白天在路上遇到了姓武田的校长，如果像中国人那样，不说「こんにちは」而只叫一声“武田校长”就显得不伦不类。又比如在家里，中国人晚辈见了长辈必须要赶快叫出长辈的称谓，如“姥姥”“姑奶奶”“大伯”“三姨”等，叫晚了显得很不懂事，根本不叫则是严重的失礼，长辈会觉得很丢面子，不但生气，而且还会斥责晚辈“没教养”“不知道叫人”。晚辈见了长辈，直呼长辈的称谓时，声音越清楚，柔和，越显得对长辈尊重，长辈也就越高兴。年幼者对年长者也如是，哥哥从外边回来，弟弟先开口叫声“哥哥”，关系显得十分亲密。

中国人除了以上三种打招呼方式外，还有诸如询问对方正想干什么或正在干什么等等打招呼方式。许多文章著作中对这些都作过介绍。需要提出的是：由于英语教育的空前普及和中外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早上好”“晚上好”这种以时段来区分的问候语也逐渐流行开来，而且，用一声简单的“嗨”来相互招呼的方式正在青年人中间悄然兴起，预计不久的将来会和近期不断出现的外来词一起成为中国人现代生活中的一种别致的语言景观。

2. 致谢

汉语的致谢用语，从语言本体来看，和日语比较对应。即使没学过汉语的日本人，大多也都知道“谢谢”这一常规致谢用语。至于学习过汉语的人，对于“多谢”“非常感谢”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等用语也会很容易理解并且烂熟于心。但是，汉语和日语的致谢用语在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学过汉语的日本人都了解的，因而很容易和中國人在致谢问题上产生误会。

首先来看使用频率问题。受到他人恩惠，特别是小恩小惠时，中国人习惯当面说声“非常感谢”“太谢谢了”之类的话，事后无需重复了。日本人则不同，很重视事后也要重复致谢用语。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日语的致谢用语时效短，没有后延性，因而重复率高。而汉语的致谢用语时效长，有相当的后延性，因而重复率低，甚至很多情况下根本无需重复。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对于致谢，重视的是心诚，不在乎致谢语的频率多少。“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用实际行动默默回报施恩者是中国人推崇的最好致谢方式。重复致谢用语，在中国人看来，固然礼数周全，但一向认为“礼多为虚”“礼多有诈”的中国人除非受到“大恩大德”时才这样做以外，一般情况下是很少注重这种礼数的。日本人也同样重视致谢的心诚，但如果重复致谢用语，却认为是无以表达心诚的。日本人觉得，用不用实际行动报恩是一回事，重复致谢用语则是另一回事，是回敬施恩者尊敬施恩者的一个基本的语言规则。

其次，日中两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致谢用语也存在着差异。如前所述，日中两国人在受到他人恩惠的情况下，都要向施恩者致以谢辞，但在其他情况下是否也一致呢？在日本，最常见的情景是，当受到他人称赞时，无论被称赞的是什么，都要首先向对方表示一声感谢，这

被认为是起码的礼貌。可是中国人则不同，具体情况要具体看待。比如，女性因貌美而得到男性当面称赞，这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里，被称赞的女性一般会出现三种反映：一是含羞一笑，避而不答；二是怒目而视，甚至以“讨厌”“缺德”之类的恶语相向；三是以自谦语回敬。显然，前两种反应是以为称赞是在调情，而第三种反应才是将称赞看成是一种礼节。因为在过去，男人当面称赞女性貌美常常是在向女方示爱，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的中国男性当面称赞女性貌美才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礼节，因而女性们的反应也才逐渐发生了变化，结果自然是持前两种反应的人越来越少见，持第三种反应的女性多了起来。请看前几年在中国流行的一则笑话——

外国男性：您好！您真漂亮！

中国女性：哪里，哪里。

外国男性：（吃惊，想了想）您哪里都漂亮！

中国女性：（吃惊）什么？！

显然，这则笑话意在说明，造成外国男性和中国女性交际问题的原因是外国男性不了解汉语的谦辞。但从我们论述问题的角度看，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中国女性没有使用致谢用语。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进行一番实际调查的话，可以断言，面对被男性称赞貌美，还是以自谦语回敬的居多，以致谢方式回敬的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以致谢方式回敬，无异于肯定自己美丽动人，有自大之嫌。而自大则是中国人很讨厌的事。但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通行礼节，向称赞者致谢只是感谢对方的善意，并无自大自美之意，因此，从发展的视角看，可以肯定，今后中国的女性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以致谢方式回敬对方的会越来越多，成为主流。

不仅如此，对待其他类型的称赞，中国人的第一反应还会是自谦，而首先向称赞者致谢的还会占少数。这一点与上述情况相似，而且也正在悄然产生着变化。

另外，中国人在得到他人的关心和面对他人的盛情美意时，常以致谢语作为最先回敬，这一点和日本人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的致谢用语语义指向比较单一。比如，甲请乙吃饭，如果乙方只回答了“谢谢”，并不能表明接受了邀请，而要接受邀请应当还要用其他言语表达，如询问吃饭时间地点等等。如果不能应邀呢？自然是在表示了谢意之后，还要说明一下不能应邀的原因，如“我吃过了”，“我很忙，过几天再说吧”等等。可是如果是日本人的话，这个时候，只说一声“谢谢”是可以表达出接受对方美意的语义倾向的。其他类似情况也如是。

致谢用语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还有一点与日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日本，接受服务的人与服务人员之间，一般是服务人员向接受服务的人致谢。比如在商店，顾客来买东西，店方的服务人员要恭恭敬敬地向顾客致谢；在出租车，公共汽车，电车上，乘务人员要殷勤地向乘客致谢；在行政职能部门，公务员要向前来办事的公民致谢等等。因为在商店或交通工具的主方看

来，客方就是神，是来送钱的财神，所以要虔诚地向神致敬；而在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看来，公民就是纳税人，公务人员吃的是纳税人的饭，为纳税人服务是自己的职责，应向纳税人致敬。中国一向提倡“为人民服务”，自然也提倡像日本这种致谢中体现出的人际关系，但是由于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社会上的这种正确顺畅的业缘关系被颠倒了。于是就形成了“我为你服务，你就得向我道谢”的怪现象。对这种怪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礼节倒挂”。凡来过日本的中国人莫不对日本在致谢问题上所体现的人际业缘关系非常欣赏，而目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的这种“礼节倒挂”的怪现象也正在受到人们的批评，相信不久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3. 致歉

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恐怕非致歉用语莫属了。「すみません」和「ごめんなさい」等，几乎每天都挂在嘴边儿上。比较起来，中国的致歉用语“对不起”和“实在抱歉”等，其使用频率要低得多。不了解日中两国致歉用语文化意义的人，相互接触后，常常会因为致歉用语的运用而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太讲究表面的礼仪了，一点儿也不实在”；日本人则相反，会认为“中国人太粗鲁了，不懂礼貌”。其实这两种评价都不太客观，有失偏颇。

日中两国的致歉用语，从语言本体来看，是可以对应起来的，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是，两国之间对致歉用语的思维方式和使用场合却有很大差别。在日本人看来，只要是因为自己而使对方感到了麻烦就应该致歉。而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当自己的错误给对方造成了麻烦才应该致歉。这是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距很远的思维。比如，老，弱，伤，残，孕等类乘客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坐到了他人让出的座位时，日本人一般要向让座位的人致歉，致歉者认为“因为自己的出现才使得人家让出座位，所以实在对不起”。而中国人在这种时候一般只向对方致谢就可以了。因为，中国人认为老，弱，伤，残，孕等类乘客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就应该受到照顾，他们最有权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没有做错什么，一般健康公民给他们让座位是应尽的义务，是值得鼓励推崇的社会美德。因此此时使用致谢用语是比较妥当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当自己犯了错误，给自己造成了实际上的损失，而并没给对方造成什么损失或麻烦时，日本人一般也向有关方面致歉，而中国人并不致歉。比如，学生经常上课缺席，不完成作业，考试也不好，遭到了老师的批评。如果是日本学生，此时就会向老师说“对不起”，而中国学生这种时候多半是向老师承认错误，说“我错了”，并表示今后会改正错误，说“我以后改”。像这样日中致歉用语使用场合不同的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

当然，在自己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中国人有时候也使用致歉用语。最典型的就是去行政职能部门办事。如上所述，在中国的行政职能部门办事，人们都习惯向工作人员致谢，不仅如此，而且很多时候，接受服务的办事人如果觉得致谢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就会使用致

歉用语，如“给您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之类。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听到这样的致歉用语时，会把它当作一种致谢的方式看待，所以很乐意接受，而且会因为对方很尊重自己而感到高兴。笔者在日本工作，当去职能部门办事时就常常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向日本的工作人员致歉，这虽然并没有造成什么交际上的冲突，也是可以使人接受的，但毕竟不符合日本文化习惯。一位日本友人曾经告诉笔者说，此时并不需要向工作人员们致歉，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他们的职责。其实，如果从职责的角度看，日中两国的行政职能部门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中国还一向提倡国家公务员或其他办事员等树立“公仆”意识。但是，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和“等级”意识的影响，一般中国公民对行政职能部门还是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距离的，去行政职能部门办事，除了熟人以外，谁知道工作人员是否已经树立了“公仆”意识了呢？向工作人员致歉，等于把工作人员的地位抬高，无论工作人员是否树立了“公仆”意识，都是乐于接受的。许多中国人习惯对行政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使用致歉用语表达谢意，可以说大多都出于这种文化心理。

另外，中国人使用致歉用语，在“上对下”的场合下，比起日本人来要慎重得多。其主要原因是，使用致歉用语无异于承认自己有错误，这对于地位，资历，辈分，年龄高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中国人很注重“面子”问题，有一句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可见“面子”的重要性。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很讲究自己的“面子”，但比较起来，地位，资历，辈分，年龄比较高的则更为注重。如果地位，资历，辈分，年龄高的一方犯了错误，一般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然后指出今后应该怎样做更好。地位，资历，辈分，年龄比较低的一方在这样的分析中也会体出致歉的意味来。当然，为了更好地保住地位，资历，辈分，年龄高的人的“面子”，在“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文化原则下，这样的致歉一般还要在内部进行。

还有，由于受传统的集团主义影响，日本人往往有很强的责任连带意识。社团内部的某个成员犯了错误，会导致其他成员一致对外致歉。比如父亲在外面犯了什么错，儿子也要向对方道歉；同事甲对外犯了什么错，同事乙也要向对方道歉等等。中国也注重责任连带，但是，人们的责任连带意识的程度往往与人际关系是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血缘关系之间，责任连带意识较强；业缘关系之间，责任连带意识较弱。像上面的例子，家庭成员之间，无论谁在外面做错了什么，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感到愧疚，面对对方自然要诚恳致歉。这一点和日本是很相似的。但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就不同了。中国人在工作中强调的是责任分工，也就是“职，责，权，利”的一本化，谁的工作出了差错，谁自己负责，对责任连带意识强调的不多，不够，因而一个同事工作出了差错，其他同事也一致对外致歉的情况就很少。

4. 拒绝

“要敢于说‘不’”，“要学会说‘不’”，这是十来年前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无独有偶，日本社会关注这一话题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同一个话题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产生

了同样的影响呢？这无疑与两个民族相近的文化心理有关。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十分注重含蓄，出于礼貌和对对方的尊重，往往不轻易拒绝他人合乎情理的请求或要求。当然，不轻易拒绝并不等于不拒绝，只不过都不那么喜欢单纯地直接用含有“不”的拒绝言辞来拒绝罢了。

日本人如果想要拒绝他人合乎情理的请求或要求时，往往采用迂回的方式，先对对方的请求或要求给予充分肯定，或者表示理解，或者表示乐于接受，然后再在句尾轻柔地加上一个转折，有时还会接上一句不含拒绝言辞但有说明拒绝原因的句子，让对方自己去体会其中拒绝的意味。比如，甲方邀请乙方出去旅行，乙方如果不想应邀，很可能这样回答：「よかった。わたしもいきたいですが，でも，ちょっと…」（太好了。我也很想去，不过……有点儿……）。甲方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明白其中拒绝的意味了，而且还并不觉得尴尬。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喜欢直接回绝对方的好意，置对方于尴尬的境地。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由于对话的双方关系肯定是比较密切的，中国人的回答言语中拒绝的意味往往更加清晰一些，可能会说“太好了。我也很想去，不过最近不行，我很忙，以后吧，怎么样？”当然，中国人也有在拒绝语义的表达中根本不使用拒绝言辞的情况。比如，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类似这样的情节：甲方向乙方借钱，乙方说“按理说我应该借给你，只是最近我手头也很紧，你要是早点儿跟我说就好了。”言外之意很明显，乙方拒绝了甲方。对于这种拒绝方式，许多人称之为委婉。

日本的迂回方式也好，中国的委婉方式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明确使用拒绝言辞，拒绝中给双方都留下回旋的余地。日中两国人际交往中，相互理解对方的这种拒绝意义的表达并不很困难。不过，如果从心理角度分析的话，日本人无论在任何场合下，也无论双方处于什么关系，凡遇到这种方式的拒绝都会觉得说话人比较讲究礼节，因而也乐于接受。但中国人则不同，关系程度越密切，场合的正式程度越低，则越不喜欢这种拒绝方式，特别是当代青年人，只要是熟人，他们大多在非正式场合下喜欢语义较为直接清晰的拒绝表达，认为不含拒绝言辞的拒绝表达不够坦诚，使用多了会有做作虚伪之嫌，会拉大双方的情感距离。

另外，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认为单纯使用拒绝言辞表示拒绝是失礼的。但中国人认为直接使用拒绝言辞却不一定是失礼，换句话说，失礼不失礼并不在于是否直接使用了拒绝言辞。请看下面的例子——

A：您能给我帮一下忙吗？

B：①不能。

②我不能帮您。

③对不起，我不能帮您。

④对不起，我现在很忙，不能帮您。

⑤对不起，我现在很忙，不能帮您。过一会儿行吗？

⑥对不起，我很想帮您，但是现在不行。过一会儿行吗？

显然，①和②都属于单纯拒绝言辞，因而是失礼的；但是，③④⑤⑥虽说直接使用了拒绝言辞，却并不失礼。非但如此，而且序号越高，礼貌程度越高。我们把③至⑥句做一下语义分析——

③致歉用语 + 拒绝言辞

④致歉用语 + 拒绝原因 + 拒绝言辞

⑤致歉用语 + 拒绝原因 + 拒绝言辞 + 接受条件

⑥致歉用语 + 乐于接受 + 拒绝言辞 + 接受条件

可见，失礼不失礼，关键因素在于是否使用了致歉用语，如果使用了致歉用语的同时，再加上“拒绝原因”或“乐于接受”和“接受条件”等语义成分的话，那么就会构成礼数周全的拒绝表达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直接使用拒绝言辞中的“礼貌拒绝”。

直接使用拒绝言辞的“礼貌拒绝”，在中国人看来比较坦率，语义表达清晰，效率高，因而受到广泛欢迎。日本人的言语生活中也有这种直接使用拒绝言辞的“礼貌拒绝”。但是比较起来，一般只在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之间，在比较随意的场合下使用，不如中国人使用得那么广泛。中国人则不然，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之间和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下，都喜欢使用。特别是在业缘关系双方处于正式场合下，如果拒绝一方有权力拒绝的话，一般是不会唯恐伤害对方而避讳这种拒绝方式的。

当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选择什么样的拒绝方式，还要考虑双方的环境，情绪，话题，性别，地位，年龄等等因素，不能简单一概而论。比如，中国人虽然喜欢上述的直接使用拒绝言辞的“礼貌拒绝”方式，但如果是拒绝对方的求爱，一般是不会采用该方式的，因为中国人把“爱情”看得很重，直接使用拒绝言辞，无论补偿多少其他礼貌语义成分，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

5. 赞赏

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很喜欢赞赏他人。赞赏的语言形式也很易于对应。比如汉语的“您真漂亮”，“想不到您的汉语这么好”，“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等等，这些句子用日语说也没什么不妥。但是日中两国在赞赏内容，范围，目的和程度上有些不同。

首先看赞赏内容。日本人很重视个人的隐私问题，他人要赞赏对方的个人隐私内容一般是很慎重的，特别是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尤为注意。有一位中国老师给外国留学生讲授作文课，在批改学生作文作业时发现一位日本学生写得非常好，再次上课时就把这位学生的作文当作范文宣读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想到这位学生非但不领情，而且还在背后责怪老师不尊重

她。她认为作文是写给老师看的，老师只管在写作技能技巧上给她以指导帮助，不应该没经过本人的同意就把作文内容公之于众。这位日本学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是中国学生就不会这么想了。写作形式（语言的技能技巧等）与内容是不可分的，学生写出来的作文既然能够给老师看也就意味着形式和内容都可以公开评价。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自己的作文如果被老师当众赞美，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在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除了对方特别叮嘱过的不得公开的内容和社会共同避讳的内容之外，一般都可以公开赞赏。前不久，在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情节：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告到丈夫单位的局长那里，结果丈夫受到局长的严厉批评，职务晋升也泡了汤。那么，如果情况完全相反会如何呢？丈夫与妻子恩恩爱爱，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会不会在工作单位里得到赞赏呢？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个人生活问题关系到人的品格，道德，思想，观念等，而人的品格，道德，思想，观念等又会影响到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中国的工作单位或街道乡村，公开赞誉“模范丈夫”，“模范夫妻”，“计划生育模范”等纯属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是很自然的。

其次，在赞赏范围上，日本人一般喜欢赞赏家族以外的社会成员，而对家族成员很少赞赏。中国人跟日本人很相近，只是对家族成员赞赏的情况要多。比如，称赞妻子漂亮；称赞丈夫精神；称赞妻子或丈夫做饭好吃；称赞孩子学习努力，帮助父母做家务；称赞媳妇孝敬公婆等等。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国人称赞自己的家族成员一般都很忌讳张扬，只在家庭内部进行，而决不会在有外人在场的场合下进行。因为在外人面前赞赏家族成员无异于自己称赞自己，显得很不自谦，有“自得”，“自大”之嫌。

另外，在赞赏目的上，日本人赞赏他人，在许多情况下是出于礼节。比如，到一家饭馆吃饭，主人做的饭明明很一般，客人也要说一声「おいしい」，因为这是起码的礼貌。「きれい」「すごい」「素晴らしい」等表示赞赏的词语使用频率之高恐怕与日常生活中的礼节需要密切相关。中国人赞赏他人，也有纯粹出于礼节的，比如在外交场合，初次见面场合等。但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赞赏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表达自我感受。喜欢的或者认为达到赞赏标准的，就会热情地称赞；不喜欢的，或者认为达不到赞赏标准的，就会以礼貌为原则，一般不会主动地对做出评价。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地位高的一方称赞地位低的一方，大多出于激励心理，在大庭广众的正式场合下，还明显含有鼓舞他人学习效仿被称赞者的目的。

此外，在赞赏的程度上，日本人给外国人的感觉往往是偏高，或者说过于夸张。比如，一位外国人懂一点儿日语，会常常得到日本人的夸奖“您的日语真好”。如果这位外国人是亚裔，还可以听到更高的赞誉，“您简直跟日本人一样”，“我还以为您是日本人呢”等等。而中国人的称赞，相比之下则倾向于实际一些，或者说，夸张度要比日本人低。从语言形式上看，汉语的表示程度层次的词语较为丰富，也为中国人的赞赏用语趋向于实际提供了物质基础。比如表示“好”的意义，其程度顺序可排列为“还好（还不错）→好（不错）→挺好（挺不错）→很好（很不错）→非常好→特别好（特好）→太好了（真好）→好极了→好得不得了→没有比～再好的了”。中